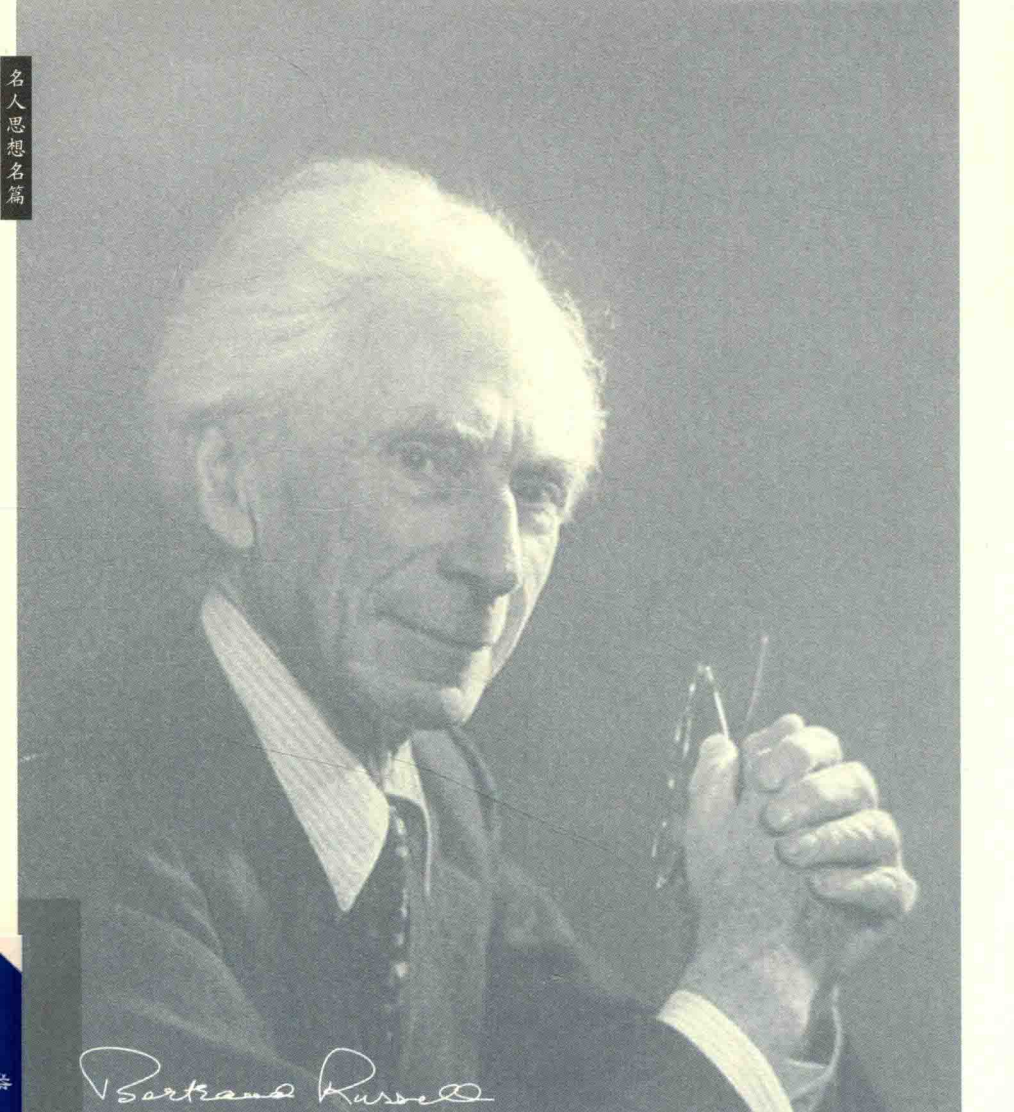




Bertrand Russell

罗素思想小品

〔英〕伯特兰·罗素 / 著

张广勇 /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rtrand Russell

罗素思想小品

〔英〕伯特兰·罗素 / 著

张广勇 /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思想小品/(英)罗素著;张广勇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520 - 2352 - 7

I. ①罗… II. ①罗… ②张… III. ①罗素
(Russell, Bertrand 1872 - 1970)-思想评论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7636 号

罗素思想小品

著 者:[英]伯特兰·罗素

编 译:张广勇

责任编辑:王 勤 张广勇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8.875

插 页:4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2352 - 7/B · 245

定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张广智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年),一位在西方学界遐迩闻名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一位令中国学人耳熟能详和不胜歆羡的西方学者,一位为人类文明留下历史足印和恒久价值的世界公民。本书所选不啻是从其宏富著述中撷拾一二,犹如从这位名人浩瀚的思想海洋中舀取几瓢水,借此以蠡测海而已。

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过罗素的作品:“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此言立刻让我记起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惊讶的快乐”。是的,读罗素的作品,即便是他的片断,总在人们的惊诧中凸显他的睿智;在读者的愕然中显示他的博学。总之,读他的书总给我们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一种“惊讶的快乐”。

那么,罗素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或者说从他那里,我们获取了多少“惊讶的快乐”?

罗素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他一生著作等身,畛域广泛,从长篇巨著到学术谈片,像一座宝库,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确实令人惊叹。不是吗?本书虽为一卷,但拿在手上却觉得沉甸甸的,因为它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丰润而厚重,怎能不让我感受到它的不堪重负。

众所周知,罗素是卓尔不凡的西方思想家。他对西方文明的哲思,对现代社会的考问,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无论是历史的回溯,还是现实的诉求,其思、其问、其望,都是颇具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思想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无疑是构成西方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思想文化的传承既在于学术链条的对接和赓续,更在于精神传统的弘扬和传播,这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后者就

显得更为重要了,正如本书跋中所形容的,罗素的思想为我们点燃了一盏又一盏的智慧之灯,它照耀着我们的人生,指引着我们前行。的确,罗素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就生活在我们这些普通人中间。

罗素留下了一种文化符号。所谓文化符号,并无玄义。现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象征,它表达了某种文化的基本特征,如他说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是道,阿拉伯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洞穴,等等。在此,暂且借用斯宾格勒的基本象征一词,这里所说的文化符号其宗旨也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基本象征,也就是寻找最能代表它的标志性的东西,用概括性的语言加以表述。对个体对象的文化符号的揭示,可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也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需要,一如斯宾格勒用基本象征对世界各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一样。

基于上述这样一种理论铺设,我们探讨罗素留下什么文化符号,也就是要确定他的基本象征,寻求最能代表他的标志性语言,以此有别于其他思想家的文化符号。倘举诸家为例,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姑且为他们逐一命名:卢梭的文化符号是忏悔孤独,叔本华的文化符号是生存虚幻,尼采的文化符号是上帝死了,培根的文化符号是知识格言,汤因比的文化符号是宏大叙事,梭罗的文化符号是恬静落寞,杜威的文化符号是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一说实用主义就知杜威,一说上帝死了就知尼采,等等。由此可见,文化符号的意义在于使研究对象的具性化和精确化。那么,罗素留下的文化符号是什么呢?我以为用博大精深,庶几可矣。事实上,在现代西方知识界,其学识之博大精深者,无人能望其项背,不信吗?请你说一个,试着与罗素一比可知,罗素留下的文化符号就是博大精深。这一点使我想到我们的老师周谷城先生(1898—1996年),他以一人之力独著《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而享誉学林,其学识涉及范围之广堪与罗素相媲美。周先生在中国学界的文化符号也与罗素一样,被公认为博大精深。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中一外的博大精深者,都是长寿者,都与百岁之龄相距两年。在此我

想说的是,对于他们的博大精深,吾侪虽不能至,但对于他们的长寿之道,我们却心向往之。

罗素留下了一个美好形象。什么美好形象?这就是文前所说的世界公民。罗素的生涯跨越两个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历百年之久,用“天翻地覆慨而慷”来形容并不为过。他经历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及其困扰、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社会主义“凯歌行进”及其曲折发展、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土崩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且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一切都会过去,历史时光的流程,在他那里也不过如浮云掠过。

然而,一切又都不会过去。罗素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数十年来如一日,奔走于东西,穿梭在欧美,不辞辛劳,殚精竭虑,为反战而屡遭厄运,为和平而不遗余力;大凡文化教育、社会民生、伦理道德、妇女解放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无一不引起他的关注,且又身体力行,积极地投身于中。尤其是,他对世界的现状和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忧思,他的目光却永远朝向前方,而释放的是他那浓浓的人文情怀。康德在18世纪写的名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曾给罗素以深刻影响,世界公民便成为他魂牵梦萦的理想,而这又与他的人文主义取向相一致。正因为此,他急切地呼吁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可以这样说,在现代西方思想家中,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比他更竭诚地呐喊成立一个世界政府必要性的了。罗素对世界政府的渴求为他赢得了美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美好形象,虽然世界政府的建立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察其言,更观其行,罗素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他为此也留下了那难以磨灭的历史足印。

总之,罗素留给我们什么?让我们各自带着这个问题读读这本书吧,它也许会给你一个答案,倘使你获得一种“惊讶的快乐”,那就是本书编译者最大的快乐了。

2018年1月18日

目 录

序言	张广智	1
谈幸福		1
谈什么使人不快乐		6
谈浪漫蒂克的忧郁		13
谈烦闷与兴奋		24
谈疲劳		30
谈犯罪意识		37
谈被虐狂		45
谈畏惧舆论		53
谈快乐		61
谈幸福的人		69
通向幸福之路		73
我的人生追求		77
谈高尚的生活		78
谈爱和坚毅		82
谈爱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85
谈情爱		90
谈婚姻		96
谈家庭		101
谈现代的家庭		110
谈嫉妒		113
谈竞争		121
闲散颂		127

谈闲情	135
谈工作	141
谈兴致	147
谈中庸之道	155
谈如何老去	161
谈如何对待死亡	164
我为什么喜爱哲学	169
谈哲学	173
谈哲学的价值	177
谈西方的智慧	183
自由思想十诫	186
谈知识与智慧	187
谈品质:活力、勇气、敏锐、聪慧	191
谈智力教育	202
谈权力	211
谈权力欲	215
谈领袖及其追随者	220
谈历史	228
东西方幸福观	237
我的中国观	243
中国人的性格	248
谈民族主义	254
谈科学	258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260
谈当今时势	264
谈人类的未来	267
寄语未来	270
跋	271

谈幸福

魏亚特:你认为达到幸福的因素是什么?

罗素:我认为有四个因素最为重要。第一也许是健康;第二是足够满足你需要的收入;第三是愉快的人际关系;第四是成功的工作。

魏亚特:你是怎样看待健康的?为什么你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

罗素:我想,倘若你有某种疾病,那么你确实是很难得到快乐的。某种疾病影响到你的心情,并使你感到痛苦。有些疾病你能顽强地忍受,而有些疾病你却不能忍受。

魏亚特:你认为是健康使你快乐还是快乐使你健康?

罗素:我认为主要是健康使你快乐,但快乐也有助于健康。我认为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生病的可能要小得多。

魏亚特:我们能否谈谈第二个因素——收入?它的重要性如何?

罗素:这取决于你习惯的生活标准。倘若你习惯于过颇为俭朴的生活,那么你就无需很多的收入。倘若你习惯于过非常富足的生活,那么除非你有很多收入,不然就会觉得痛苦。我想,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你习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魏亚特:虽说如此,但是否会走过头而变成钱迷心窍了呢?

罗素:很容易走过头,通常是这样的。你会发觉最有钱的非常害怕自己死于劳动救济所。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魏亚特:如此说来,太多的金钱未必能使人幸福。

罗素:不,我认为金钱是最低限度需要的一种,对此你不必想得太多。倘若你脑子里老是想着金钱,那么你会觉得非常烦恼。

魏亚特:你把人际关系因素排在第三位,你的意思是否认为这确实如此呢?

罗素:不,就我的经历来说,应该说它是首要的,或者说它的首要性次于健康。

魏亚特:你能否把你对此的意思作一点解释吗?

罗素:我以为它所表示的意思是明白无疑的。它就是友谊、爱情、儿女亲情,以及所有那些亲近密切的人际关系。倘若这些关系不愉快,那么就会使生活过得很艰难。

魏亚特:工作。现在你如何看工作呢?成功的工作的重要性如何?

罗素:对所有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工作确实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但是,倘若你精力旺盛,那么你必须为此寻找出路,而工作则是明显的出路。当然,倘若工作是不成功的,那么它就不会使你快乐。但是,倘若工作是成功的,那么它使你生活充实,并给你带来无比的快乐。

魏亚特:工作的种类有没有关系?

罗素:除了某种危险的工作之外,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我假定,倘若我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那么这种工作就会使我担心。

魏亚特:对某些喜欢这类工作的人来说,它也许富有刺激。

罗素:是的,倘若某人喜欢这类事情,那么这就没有关系。

魏亚特:低级的工作和高级的工作——它们的重要性如何?

罗素:没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情。有些人除非从事伟大的事业,不然他就会感到郁郁寡欢,有些人热衷于雕虫小技而感到其乐无穷。这同一个人的性情息息相关。但是,你所做的工作,应当是你有能力可以做好的工作。

魏亚特:你话中的弦外之音似乎是,凡事尽可能悠着点,懒散也是福。

罗素:是的,但就我的经历来说,这谈不上快乐。一个人历经千辛万苦而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往往令人欣喜若狂。我认为懒散

之人与这样的福气没有什么缘分。

魏亚特:有人说:智慧越高,烦恼越多,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罗素:不,我并不以为然。我宁愿少一点快乐而多得到一点智慧。我爱智慧!

魏亚特:你认为哲学有助于快乐吗?

罗素:倘若你恰好对哲学感兴趣,并善于运思,那么它就有助于快乐,否则就不然——其实干泥水活也其乐无穷,要是你是一个好的泥水匠的话。只要你做得好,任何事都有助于快乐。

魏亚特:不利于快乐的因素是什么?

罗素: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相反的情况之外,这样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忧虑。就此而言,我是越过越快乐。我的忧虑越来越少,因为我发觉了对付它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遇事作如是观:“现在有什么糟糕透顶的事情可能发生呢?”“好吧,100年以后终不会还是如此糟糕吧;这也许不会有什么关系。”你对此想通了,也就不会那么忧虑了。忧虑来自躲避,不去面对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事物。

魏亚特:你能随心所欲地排遣忧虑吗?

罗素:不完全能够,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做到。

魏亚特:你认为嫉妒也是不利于快乐的因素吗?

罗素:嫉妒,是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嫉妒是造成很大痛苦的根源。我记得画家海登,他不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但他自以为是。他在日记中写道:“拿自己与拉斐尔相比,捱了一个痛苦的上午。”

魏亚特:你能否进一步谈谈这一问题?

罗素: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拥有很多东西,本来可以使自己快快乐乐的,但只是因为别人似乎拥有更多一点的东西而产生了烦恼。他们想到别人拥有更好的汽车或更好的花园,想到某某人的工作得到了那么多的称赞,或者想,要是能住在更愉快的环境里,那该多好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是去享受可以享受的东西,而是去想别人有更多,这样也就没有愉快了,而别人多不多,这是不值得计较的。

魏亚特:是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嫉妒不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吗?倘若你嫉妒别人的成果,因为你觉得它可能比你的成果要好,那么嫉妒不也可能成为刺激你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兴奋剂吗?

罗素:是的,有这样的可能,但这也可能刺激你把事情做得更糟。我认为,嫉妒首先是试图干扰别人的工作。超过别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自己超过别人;一种是把别人往后拉。

魏亚特:厌烦……你认为它的重要性如何?

罗素:我认为厌烦是至关重要的。

魏亚特:一个人怎样才能消除厌烦?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结婚之后除了家务之外,无所事事,她该怎样排遣厌烦呢?

罗素:这是坏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问题。我认为你不能老是通过个人行动来加以改变,但你所举的这个例子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因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发挥其所掌握的任何有用的技能。现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之后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那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魏亚特:了解自己行事的动机,避免自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快乐吗?

罗素:我认为这很重要。人们常自以为是地想,激励他们的是崇高的理想,并由此而仇视某些人物、某些群体或某些事物。到头来其实很可能并非是那么一回事。倘若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会更快乐。

魏亚特:你是否认为是自欺造成了人们的痛苦?

罗素:是的,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魏亚特:你是否认为在逆境中可能有快乐吗?例如坐牢,而你曾经坐过牢。

罗素:是的,我在监牢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但那时我被关在第一区,在那里我根本未尝到通常那种困苦监禁生活。但是,通常那种监禁生活对从事脑力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而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则比较好过一些,因为你的精神生活

并没有被剥夺多少。

魏亚特:你是否认为像你这种情形的坐牢——当时你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事业而坐牢——比你因为罪有应得而坐牢要容易快乐一些呢?

罗素:确实是这样。

魏亚特:就因为这关乎原则?

罗素:是的。

魏亚特:你是否认为信奉某种事业有助于人们的快乐呢?

罗素:是的,假定人们对他们信奉的事业多少能取得一些成功。我想,倘若这是不会成功的事业,那么他们也就得不到快乐。但是,倘若他们信奉的事业不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那么我认为它有助于人们得到快乐。由此推之,我想谈谈闲情逸致,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幸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你的兴趣越是广泛,对自己的生命越是超脱,就越不会在乎你自己的生命也许不久将结束。我认为这是老年幸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魏亚特:对所有那些经常发表的教人如何长寿和快乐的见解,你是怎样看的?

罗素:谈到如何才能长寿,那是医学问题,对此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得到大量这类方法鼓吹者的材料。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服用他们的特效药,我的头发就会再变黑。我不能确定我会愿意那样做,因为我发觉我的头发越白,就越有人相信我所说的话。

张广勇 译

谈什么使人不快乐

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倘使你自己是不快乐的,那你大概会承认你并非一个例外的人。倘使你是快乐的,那么试问你朋友中有几个跟你一样。当你把朋友检讨一番之后,你可以学学观望气色的艺术;平常日子里你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你不妨去体味体味看。

虽然不快乐的种类互异,但你总到处和它碰面。假定你在纽约,那是大都市中现代化到最标准的一个啰。假定你在办公时间站在一条热闹的街上,或在周末站在大路上,再不然在一个夜舞会中;试把你的“自我”从脑子里丢开,让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一个一个的来占据你的思想,你将发见每组不同的群众有着不同的烦恼。在上工时间的群众身上,你可看到焦虑,过度的聚精会神,消化不良,除了斗争以外对什么都缺少乐趣,没有心思玩,全不觉得有他们的同胞存在。在周末的大路上,你可看到男男女女,全都景况很好,有的还很有钱,一心一意地去追逐欢娱。大家追逐时都踩着同样的速度,即是坐着慢到无可再慢的车子鱼贯而行;坐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风景是不可能的,因为略一旁视就会闯祸;所有的车中的所有的乘客,唯一的欲望是越过旁人的车辆,而这又因为拥挤而办不到;倘若那般有机会不自己驾驶的人,把心思移到别处去时,那么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抓住他们,脸上印着微微懊恼的表情。一朝有一车黑人胆敢表露出真正的快乐时,他们的荒唐的行为就要引起旁人的愤慨,最后还要因为车辆出了乱子而落到警察手里:假日的享乐是违法的。

再不然,你去端详一下快乐的夜会里的群众。大家来时都打

定了主意要寻欢作乐，仿佛咬紧牙齿，决意不要在牙医生那里大惊小怪一般。饮料和狎习，公认是欢乐的大门，所以人们赶快喝，并且竭力不去注意同伴们怎样的可厌。饮料喝到相当的时候，男人们哭起来了，怨叹说，他们在品格上怎样不配受母亲的疼爱。酒精对他们的作用，是替他们挑起了犯罪意识，那是在健全的时间被理性抑捺着的。

这些种类不同的不快乐，一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一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当然，个人心理也大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关于消灭战争，消灭经济剥削，消灭残忍与恐怖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我在这里想谈的。要发见一个能避免战争的制度，对我们的文化确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这种制度决无成功之望，因为今日的人们那样的烦闷，甚至觉得互相毁灭还不及无穷尽的捱延日子来得可怕。要是机器生产的利益，能对那般需要最切的人多少有所裨益的话，那当然应该阻止贫穷的延续；但若富翁本身就在苦恼，那么教每个人做富翁又有何用？培养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那批本人就做了残忍与恐怖底奴隶的人，又能有什么旁的教育可以给？以上种种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此时此地的男男女女，在我们这患着思乡病的社会里，能有什么作为，可替他们或她们本身去获取幸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将集中注意在一般并不受着外界的苦难的人身上。我将假定他们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不愁吃不愁住，有充分的健康可以作普通的肉体活动。大的祸害，如儿女死尽，遭受公众耻辱，等等，我将不加考虑。关于这些题目，当然有许多话好说，而且是挺重要的，但和我在此所要讨论的属于两类。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张治疗日常烦闷的方子，那烦闷是文明国家内大多数人感着痛苦的，而且因为并无显著的外因，所以更显得无可逃避，无可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乐大部分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学，错误的生活习惯，终于毁掉了对一般可能的“事物”的天然的兴致和胃口，殊不知一切的快乐，不问是人类的或野兽的，都得以这些事物为根基。观念和习惯，等等，都是在个人权力范围以内的，所以我愿提出若干改革的方案，凭了它们，只要你

有着中等的幸运,就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几句简单的自我介绍,或许对我所要辩护的哲学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楔子。我不是生来快乐的。童时,我最爱的圣诗是“世界可厌,负载着我深重的罪孽”那一首。5岁时,我曾想如果我得活到70岁,那么至此为止我不过捱了全生涯的 $1/14$,于是我觉得长长地展开在我面前的烦闷,几乎不堪忍受。少年时,我憎恨人生,老是站在自杀的边缘上,然而想多学一些数学的念头阻止了我。如今,完全相反了,我感到人生的乐趣;竟可说我多活一年便多享受一些。这一部分是因为我发见了自己最迫切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并且慢慢地实现了不少。一部分是因为我终于顺顺利利地驱除了某些欲望——例如想获得关于这个那个的确切的知识——当作根本不可求的。但最大部分,还须归功于一天天的少关心自己。像旁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惯对自己的罪过、愚忘和失败作种种的冥想。我觉得自己是——当然是准确地——一个可怜的标本。慢慢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陷不再耿耿于怀;而对外界的事物,却一天天地集中我的注意:譬如世界现状,知识的各部门,以及我抱有好感的个人等。不错,对外界的关切也会有各别的烦恼带给你:世界可能陷入战争,某种知识可能难于企及,朋友可能死亡。但这一类的痛苦,不像因憎恶自己而发生的痛苦那样,会破坏人生的主要品质。再则,每种对外的兴趣,都有多少活动分配给你;而兴趣活泼泼地存在到多久,这活动就能把苦闷阻遏到多久。相反地,对自己的关切绝对不能领你去作任何进取的活动。它可以鼓励你记日记,把自己作心理分析,或者去做修士。但一个修士,必得在修院的功课使他忘掉自己的灵魂的时光,才会幸福。他以为靠了宗教得来的幸福,其实靠着清道夫的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真正做一个清道夫。有一般人是因为深陷在“自我沉溺”之中而无可救药的,对于他们,外界的纪律确是一条引向幸福的路。

“自我沉溺”种类繁多。我们可以挑出“畏罪狂”、“自溺狂”、“自大狂”3种最普通的典型。

我说“畏罪狂”，并非说那些人真正犯罪：罪恶是人人犯的，也可说没有人犯的，要看我们对社会所下的界说而定。我指的乃是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他永远招惹着自己的厌恶，假令他是信教的话，还要把这种自我憎恶认作神的憎恶。他认为自己应该如何如何，这幅理想的图画，却和他所知的实际的他，不断发生冲突。即使在清明的思想里他早已把在母亲膝上学来的格言忘得一干二净，他的犯罪感觉可能深埋在潜意识内，只在醉酒或熟睡时浮现。但一切东西都可引起这味道。他心里依旧承认他儿时的戒条。赌咒是恶的；喝酒是恶的；普通生意上的狡狴是恶的；尤其，性行为是恶的。当然他并不会割弃这些娱乐，但这些娱乐为他是全部毒害了，毫无乐趣可言，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它们而堕落的。他全灵魂所愿望的一种乐趣，是受着母亲的宽容的抚爱，为他记得在童时经历过的。既然此种乐趣不可复得，他便觉得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他就决意痛痛快快地犯罪了。当他堕入情网时，他是在寻找慈母式的温柔，但他不能接受，因为，心中存着母亲的图像，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感不到丝毫敬意。失望之余，他变得残忍，随又忏悔他的残忍，重新出发去兜着那幻想的罪过和真正的悔恨凄惨的圈子。多少表面看来是狠心的浪子，其心理状态就是如此。把他们诱入迷途的，是对于一个无法到手的对象的崇拜（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加上早年所受的可笑的伦理教训。从早年信仰和早年情爱中解放出来，是这批“孺慕”德性的牺牲者走向快乐的第一步。

“自溺狂”在某个意义上是普通的犯罪意识的反面；特征是惯于自赞自叹，并希望受人赞叹。在某种程度内，这情操无疑是正常的，无所用其惋惜；它只在过度的时候才成为一桩严重的祸害。有许多女子，特别在富有社会里，爱的感觉力完全消失了，代之而兴的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都爱她们。当这种女子确知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使用不着他了。同样的情形，在男子方面也有，不过较为少见罢了。虚荣心到了这个高度时，除了自己以外，对任何人都感不到兴趣，所以在爱情方面也没有真正的满足可以